

及翻造棧房數座，約估工本又非四十萬不可。除售出舊棧泰記市房得價銀二十一萬五千五百兩堪以備用外，尙不敷銀六十萬兩，擬在滬向教會洋人保險洋商集借規銀一百萬兩，暫以局產作抵，分五年或十年還清，其息約六七厘等語。查該道所稱添造江輪一艘，需銀四十餘萬兩，添改棧房數座，需銀四十萬兩，又稱除售出市房得價銀二十一萬餘兩堪以備用，僅不敷銀六十萬兩，何以籌借現款須一百萬兩之多？所餘四十萬兩，並未聲明作何用途。該局代股商經營財庫，宜如何熟籌審計不厭精詳，使股商無絲毫之虧。乃如所稱以六十萬之所需籌借一百萬債款，則此溢出之四十萬，虛耗六七厘之借息，於股商虧損甚鉅。辦理財政商務，全在用心精細，該道如此疏忽，殊出意外，諒係病後心神不足，致籌畫各事失算良多，無以對股東之付托。嗣後徐道應毋庸到局，給假三個月以資調養，假滿後另候差委。所有銀錢出入及整頓船棧，並與太古、怡和等公司交涉各要務，均責成會辦鍾道、王道等認真經理，隨時切實籌畫，以副委任，並無負股商之望。其原呈節略發交該會辦等重行核擬，呈候酌奪。除分行外，合行札飭，札到該道即便遵照。此札。

致蔡述堂觀察函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五月十五日發

述堂妹倩觀察大人閣下：初六日由京回津，適值台旆東行，車站晤別，握手言歡，甚快甚快。兄自別後，連日上轅，皆不獲見宮保，正在疑慮之間，遽於昨午接奉札開云云，另單錄後，奉讀之餘，驚駭交迫，不知所措。查兄自初三日新銘抵津，初四即赴轅稟見，其時同見者有六人之多，未便多言，故將隨帶之節略，並三年比較賬目清摺兩扣，呈諸帥座，藉以代語，以備再見時或可稟商。不意宮保札飭責以籌借現款預備船棧之需，除有產價抵用外不敷僅六十萬，今查摺內擬借百萬，溢出四十萬兩並未聲明作何應用，虛耗利息有虧商股恐負付托，屬令毋庸到局另候差委等因。疏忽之愆，咎實難辭。惟溢出之四十萬兩，節略內雖未聲明作用，而帳目內實已注解清楚。查存項內有各戶存款項下存銀一百三十四萬兩，下注仁濟和五十四萬，通商銀

行二十萬，生息存款二十萬，錢莊往來四十萬。此項存款，除仁濟和、通商銀行以及生息存款三共九十餘萬兩，或係商局連枝，或是股東存項，長年存息，核算甚輕，不過六厘上下。惟錢莊往來存銀四十萬，申市欠息計算甚重，每月九厘或一分一二厘，本局吃虧不鮮。兄曾與銀錢股會同鍾、沈、王、唐諸君熟商，借款還款以便輕減利息，故有籌借百萬之數，惟一時疏忽，未將此情聲明摺內，致遭指駁，亦不料屢次請謁捩而不見，以致有懷莫白，徒嘆奈何。兄以犬馬餘年，本無戀棧之意，惟以如此下場，似於體面有關，用將各情冒昧上瀆，尙祈察鑒，是所至禱。兄擬十六七候局輪南下，併以奉聞。專肅敬請助安。

再啓者：兄意此次撤差，並不在於籌款之失算，特借此以發其端，否則數目不符，不妨札飭聲覆，並可傳見責問，乃不出此而下札撤委，此中或另有別情，默爲揣度，當必有以蜚語中傷者。查正二月間兄在粵病重之時，呻吟床席，不獨外人皆爲兄危，即自問亦不料有今日，所以運動家有四五之多，皆欲謀得代理總辦差使者也。其入言之人，有謂兩之病已垂危，有謂子元、叔平事不得了，有謂兩之自己恐要倒帳，種種調語，動人聽聞，此所以有唐鳳墀代徐兩之札也。今茲事變，兄猶不能無疑，而意中或恐項城指兄爲盛之私人。正月間商股風潮激刺，盛爲滬商股東首領，曾派鄭陶齋、朱小莊、陳斗垣、溫欽甫運動港粵商股，杏花樓之會廣告冒名推兄首席，或起疑兄無意招商局，與盛合力反對項城，宮保因此借題發揮，亦未可知。獨不思香港正月二十日之會，兄力指盛辦理前局之非，移動公款接濟鐵廠、萍礦、通商銀行、紗廠燬本三十餘萬，以金利源作保禮和等等，以致局空如洗。此次如再照滬上十六會議辦理，則商局仍歸盛

手，必蹈先前覆轍。我港粵商股若不堅持到底，恐負北洋歷年調護之本意，與夫唐景星觀察創辦之心血矣。經此一番論說，登之各報，是日主席張弼士、伍秩庸兄等共百餘人，報股者八千餘股，因會議時迫祇有此數也。查今春發息約有一萬二千餘股，另福州、上海、天津、長江各埠不在此數之內。茲將所擬三則錄後。一，將輪船招商局照太清商律內在農工商部註冊，爲股東有限公司。業贊成。二，次赴部註冊，須衆股東聯合發公函，請現任總會辦遵照公司律報商部註冊，並一面代稟知北洋大臣，無須另派股東，及別人專任註冊事。業贊成。三，照第二款之意擬電文復沈仲禮等。電文云，二十港、粵股東集議，允將招商局報部註冊，惟不允另舉別人專任，須照通例請由現任總會辦辦理，以符律意。餘函詳云云。而盛與兄之嫌隙日以深，前此不過無形之痕跡，至此而痕跡顯露矣。故三月間由粵回滬後，彼此各無顧問。回憶兄與唐景翁創辦商局，始終力任其難，招股一端經手者每百分中約有四十分之外，而自己與夫戚族實占股分二十四萬，其間首以買旗昌爲第一要務。此外起造金利源，設立仁濟和兩公司，力主自保船險，並出讓北棧地基、漢口碼頭、塘沽西棧各種要地歸之局中，不無微功。經理十一年並無好處。迨癸未年法越事起出局。迨癸卯之夏得返商局。原由股東公舉，並承楊侍郎關愛，切意經營，於今已足四載矣。其中整頓金利源棧租、各處房租、買煤以及船上用物、碼頭扛力，此數項應增應減，局中可以得益者年中不下十餘萬，而去年中北華楊四棧獨能溢餘二十多萬，此係時會使然，非兄所得援以爲功者也。但辦理幾年，所幸尙屬平安，現已行年七十，日薄西山本無久戀之意；此次到津謝委而竟獲撤差，此中究因何故難以明白，故不憚一再詳言上陳清聽，亦欲